

# 江风海韵——湛江海口两地文学联展(24)

## 关于海口(外四首)

李川峻

几年前  
我在北方夸下海口  
说退休即去海南定居  
凭海临风听涛入眠  
修心养性无虑无忧  
亲友将信将疑  
抑或相助挽留

到如今  
事实证明我没吹牛  
我真的来到椰城海口  
转眼已是几度春秋  
这貌似一语成谶  
却纯属天随人愿

身在海口  
我像风一样自由  
像云一般潇洒飘逸  
只是常被不期的太阳雨  
淋湿沉沉的乡愁  
每每踏着夕阳  
漫步金色沙滩  
我会细品那些风起雨后

心在故乡  
我不再夸下海口  
往昔渐行渐远  
余生可期可求  
生活就如跌宕的河流  
无论源自何方  
终将投入大海的守候  
山高路远在所不辞  
情深意长值得拥有

### 人在海口

挥别江淮寒意大地  
飞入琼州暖色海岸  
回眸岁月流转  
曾经以笔为甲  
从此以梦为马  
所有的过往旧事

犹如层层浪花  
故土乡愁依然萦绕  
青春梦想还在发烫

让向往凝成诗情  
让诗情铺展远方  
我的灵魂正和碧波跳舞  
我的思绪正随海鸥飞翔  
步行街人潮汹涌  
万绿园歌声荡漾  
我把陪伴托付椰风海韵  
我把承诺系上渔火星光  
即使风停雨歇花落  
烟消云散不再怅然

### 火山口

海口石山  
万年前震撼喷发  
炽热熔岩映红海天  
以河流形式  
塑造历史的地貌  
以凝固状态  
呈现岁月的容颜  
时光之风吹拂山麓  
星球之雨淋绿森林  
孕育出生命之泉

泉水叮咚成溪流  
跳下山坡跌落悬崖  
风姿妩媚人间  
汇入江河奔向大海  
沿途行吟不朽诗篇  
我愿是火山石  
以山的回声呼唤明天  
我愿是溪流  
以水的柔情忆念从前

### 海口湾

阳光与沙滩对视  
天空之镜缤纷五彩

碧海和蓝天私语  
世纪大桥见怪不怪  
海口湾涛声依旧  
云洞书香溢满情怀

前尘往事重现  
几度花落花开  
岁月的无常  
命运的波折  
终不能将明珠覆盖  
这片海早已梦中醒来

我喜欢立于海岸  
在阳光下溜达徘徊  
沉浸人间烟火  
感受逍遥自在  
让一切事物破茧成蝶  
让一切祈愿漂洋过海

### 相约海口

从初春就火热相约  
相约在冬季的海口聚会  
同学一场是命中情缘  
是四载形影相随  
四十年再相逢  
更是弥足珍贵  
来吧 当年的俊男靓女  
穿过青葱岁月的背影  
到海口椰林中听涛  
到海口骑楼上同醉

海口没有冬天  
城乡繁花似锦  
就像当年我们青春的朝晖  
托起灿烂的阳光  
温暖心中的玫瑰  
来吧 过六旬的同窗们  
带上你们的故事  
越过思念的千山万水  
在天之涯放声歌唱  
在海之角振翅高飞

## 海口的味道(组诗)

林尤超

### 云海

她一直是海口的一张名片  
只不过  
为了生活我们不曾仰望并仔细端详  
她是椰城四季如春的底色  
也是台风肆虐之时被蹂躏的对象之一  
她从哪来,她要到哪里去  
我们不曾问过

她就这么蓝,就这么美  
如同南海波涛那样起伏翻滚  
她像初醒的梦,蓝得像易碎的水晶  
美得像飞翔的歌,纯洁而烂漫的心

竟有这样的温柔,一直风雨里起舞  
竟有这样的湛蓝,一直在明眸里激荡

### 海口的天空

这是一块老天爷泼墨作画的调色板  
晴空万里是常态,五颜六色是意外  
偶有的太阳雨你也别奇怪  
明明这头一轮红日缠着几条白带  
那头却是黑纱一片掉着泪  
美丽彩虹会时不时地伴着惊雷

多年以前  
海口的各种神奇兵器就拔地而起  
以百花争艳的姿态  
割据整块巨大的调色板  
里面堆满了各种形态的梦

琼州海峡的浪涌梵音常年不休

从国际旅游岛到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  
这颗海南的心脏明显跳得越来越快  
当地股票的价格  
手拉手肩并肩向上寻求新的高度  
海口的天空越来越晴朗开阔了  
浩瀚的蓝天上常常举行盛大的白云舞会

### 市花三角梅

她在四季不明显的城里明显地笑了  
带着姹紫嫣红的梦在椰风海韵里摇曳  
不分春夏秋冬

她会在你的车窗外留下移动的风景  
穿着飞红点翠的衣裳在蓝天白云下轻舞  
不管你喜不喜欢

她可独木成林  
脚跟站稳便可蜿蜒几层楼  
给你不止一点颜色瞧瞧  
热烈的繁华让你惊讶

她亦可一枝独秀,耐得住寂寞  
倔强的青枝绿叶衬托着一腔热血  
总与日月争辉  
总想花开不败,不负韶华

其实,她已飞进寻常百姓家  
正给日新月异椰城代言  
正装点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梦

本版稿件由海口日报提供



海口江东新区拍摄的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新华社发



海口市上空出现彩虹。新华社发

## 书店书事

严秋平

在海口这座城市,有一家书店自称“5平方米”之大,实际上它才不过3平方米之小。

几年前,书店店主注册公众号,发布昨天卖了多少本书,分享今天读完多少本书,偶尔写一写某某书籍的阅后摘抄,记账般的叙事质感下多有追忆慢时光的感慨,“勉强度日”也就成了这家书店印象书签。在这个不乏“看”的时代,书店自然需要“书签”,否则读书人怎么知道,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逛过书店了。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几经搜寻才知道,这家书店已从国贸商业街的顶楼搬到楼下,后又从商业街楼下搬到了世纪大桥的桥下,且白天与黑夜交错开店,到访觅书恐怕还要几分运气。于是乎,趁着入秋的第一个雨夜,我驱车来到桥下,一探究竟。

书店位于桥下街区入口,小小一间,谈不上任何建筑风格,橘红色的墙漆顶起六边形的屋檐,5扇推拉窗被不透光的海报遮住一半,朝路边的一角放置了一副3层高的置物架,摆了一些代售的书籍,唯一的入口上沿,用塑料板刻上“有光书店”4个小字。若不是跟着网上的指引,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个街头叫卖可乐、烤肠和明信片的报刊亭,丝毫没有网红世

代下书店应有的“高级感”。

就着昏黄的路灯,轻轻敲门,店主探出了头,腼腆地引我入店。秋雨的潮气穿堂而过,吹响小桌上的书页,更显逼仄。店内另一位与店主一同看店的小哥钻出书店,假借听电话的名义,躲到桥墩下悄悄读书。我触动于小哥腾出空间的自觉,坐上了他留下的马扎。膝触膝,脸贴脸,与同坐马扎的店主一道,填满了书籍之外的所有空隙。

与店主简单寒暄后,环视一圈,书店内没有多余的摆设,约一人高的4排简易实木书架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口袋书。鲁迅的《朝花夕拾》、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撒旦探戈》、莫里斯·皮亚尔·韦纳伊的《万物有文》等,许多听说过的或没听说过的书籍整齐排布,既有二手的也有未拆封的,出版日期从20年前延续到10数月前。摆不下书籍的空隙内,挂了不少陶制的懒猫冰箱贴,不甚统一。

暖灯下的书籍通通带了一股秋黄色,随意挑出一本,手指轻拂,没有灰渍,没有霉味儿。

“新书售价8折左右,旧书部分5折。”店主微笑。  
咚!咚!咚!有人敲门,隔壁饮品店

的老板端来一杯白茶,送给店主。店主微笑,挑出一本已拆装的旧书,递给老板。无声无息,完成了一次书与茶的交换。

我表达疑惑,店中书籍是否都看过?店主点了点头。

我接着问有什么流行的书籍推荐。店主微笑,答不出什么是流行。

我又点名了现今的几位名家,店主想了想,答曰,大多没有。

我问店主,经营书店这么难,怎么坚持下来?店主一愣,浅浅地说:“还好。”

这才明白,店主是把自家的书架“搬”到了店里。

古有诗云:“得钱只了还书铺,借宅常时事药栏。”其实,读买来的书与卖读过的书,都需要一股子“痴”劲。书籍与金钱之间,未必是等价交换的关系,关键在于附着在读书人与卖书人当中的阅读纽带。对我来说,与其说小店卖的是一本本成册的书籍,不如说卖的是店主的阅读品味。在一排排旧书中找到共同的爱好,书中墨香萦绕在不同时空的读者之间,买书与读书就不再是独享的乐趣。

后来,我挑几本合心意的书,离开书店,踏上回家的路。店内暖黄的灯光透过窗扉荡漾在车来车往中,远远望去,好似一座正在读书的城堡。

## 外婆家的那条江

周选军

### 一

从记事起,我便知道外婆家所在的村是“鱼米之乡”,比我的家乡富裕。外婆家田地较多,家庭收入主要靠水稻、瓜菜和生产队捕捞作业。

唐《元和郡县志》记载:“南渡江水可灌田”。外婆家农村饮水和农田灌溉都是用村边那条江的水,这条江养育着像外婆家村这样的江边村庄,它就是海南岛从海口流入琼州海峡的最大河流,是海南的母亲河——南渡江。

南渡江发源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南峰山,全长333.8公里,流经白沙、琼中、儋州、屯昌、澄迈、定安、海口等市县,流域面积7033平方公里,占全岛面积的20.7%。据调查统计,南渡江流域有各类动植物2000余种。

南渡江两岸的村庄里,生活着汉、黎、苗等多个民族,黎族和苗族主要繁衍生息在白沙、琼中、儋州,汉族则主要居住在屯昌、澄迈、定安和海口等地。

南渡江用甘甜的乳汁养育着两岸人民,用博大的胸怀培育了璀璨的文明,见证了海南岛的沧桑岁月和发展成就。

### 二

上世纪20年代末,一个女婴的到来让外婆家充满了欢声笑语,仿佛一切都变得完美,因为外婆此前已育有两个男孩。女婴皮肤娇嫩如雪,水灵灵的眼睛,让人心生怜爱。她就像含苞待放的花朵,娇嫩欲滴,让人忍不住想去呵护。这就是我们的母亲。

母亲在外婆和哥哥们的爱护下,健康成长,亭亭玉立,不少外村的英俊小伙都忍不住来外婆村,只是想目睹一下这位身高1.6米多的青春伊人。一位身高1.8米的俊郎,连续几个月坚持不懈,他带着真诚和对生活的挚爱,慢慢俘获了母亲的芳心——这个阳光帅气的年轻人,就是我的父亲。

爷爷奶奶知道后,便请媒人上门提亲。不久母亲就与父亲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们兄弟姐妹到外婆家探亲,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那一段困难时期,我们兄弟姐妹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外婆家“混”日子。

我们便与南渡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 三

改革开放之前,村里生活用水非常紧缺,男人洗澡就去水塘,女人洗澡则要男人挑水回来。那时候,条件较好的地方就是附近有江河的地方。南渡江就在外婆家的村子边上,村子的地理环境便得天独厚。村子靠近南渡江流域上石头裸露较多的岸边,便是男人常去洗澡、游泳的地方;距离这里百米开外水流缓慢、石头平坦且岸边麻竹繁茂的下游,则是女人洗澡浣衣的地方。

小时候,暑假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南渡江洗澡和游泳,午饭后会和表哥表弟一起到南渡江洗澡降温;到了晚上还会到南渡江游泳戏水。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外婆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年纪大了,驼着背走路不便,还患有白内障,但每到赶集日都会带着米和菜,走几公里路送给我们,父母挽留外婆在家吃饭再走,她也舍不得吃就回去。父母结婚时仅有一间瓦房,我们出生后就非常拥挤。外婆想支持我们盖房,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是让她儿子和媳妇们一起帮我们想办法,帮忙建设解决了我家的住房难问题。

改革开放后,父亲凭着敢闯敢干的劲头,大胆闯市场,改善了家里的生活。此后,父母便常带外婆在集市上吃各类菜肴,尝各种新式食品,还会给外婆买当时最流行的“的确良”布料做的衣服。

外婆也常常跟我们讲村对岸的故事:洗夫人在旧州设置珠崖,统领海南岛,驻军在太乙、十六坡和新坡,化解地方矛盾,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引进生产技术和品种,改善人民的生活。知府在对岸建置期间,南渡江下游的旧州埠码头热闹非凡,船只川流不息,商贾往返频繁,货物运输源源不断。

### 四

南渡江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达1600-2000毫米,给南渡江两岸带来丰沛的水源,但也会给南渡江周边老百姓带来了洪水灾害。

据不完全统计,15世纪中期,明朝英宗统治时期至1949年,南渡江流域共发生大的洪水灾害127次,几乎每4年就会发生一次洪涝灾害。《琼州府志》中曾记

载,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发生山洪暴发,“水漫城郭,民舍尽没,死者无算”。

1933年,海南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南渡江两岸百姓流离失所,民间流传着歌谣:“南渡江水浪滔滔,百姓眼泪流成河;官府不管民间苦,只知征税不知愁。”

上世纪50年代,海南落实“水利是农业的命运”,组织数万群众开展河道疏浚,建设加固堤防工程,完成土石方工程200多万立方米,有效控制了南渡江流域区域性的水患。

上世纪60年代,海南在南渡江流域建成了松涛水库,总库容达33.45亿立方米;有效遏制了洪水泛滥,保障了下游30多万亩农业灌溉用水。

1970年5月,南渡江下游建成了高8米、长213米、水位7.5米的浆砌石硬壳龙塘大坝,这项工程承担着海口市市区约60%的饮用水量和灵山干渠灌灌面积3772公顷。

### 五

南渡江蜿蜒曲折,江水波光粼粼,两岸青山翠绿,流水像银色的绸带飘逸在空中,宛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外婆去世后,我参加了高考,后来到了外地工作,此后就再也没有去南渡江游泳了。

这些年,南渡江两岸人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龙塘建成了大型水坝枢纽工程,龙塘镇至东山镇建起了防洪堤;上世纪90年代实施了“南渡江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建立了完善的水质监测网络,关停搬迁了沿岸多家污染企业;海南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南渡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定》,将南渡江全流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实行了河长制管理制度,干流水质优良率一直保持在几近10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于2021年10月12日正式成立。海南热带雨林位于中国海南岛中部,是全球唯一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总面积426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5%,是海南岛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南渡江中游地区推广生态农业,下游建设了多个湿地公园;沿岸建成多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了热带特色农业发展。